

Meng Huí

荷月里的荷诞日



孟晖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于故纸堆中发现时尚之美

按照古代传统上层社会的生活习惯，一旦季节变化，寝室与起居室也要相应更换。每当盛夏之时，讲究选择临水轩堂，或者矗立湖池当中的亭阁，作为应季的燕居之处，就如宋代词人蔡伸在一首《卜算子》词中所展示：小阁枕清流，一霎莲塘雨。风递幽香入槛来，枕簟全无暑。

与今日为了隔热尽量将房间封闭不同，古时寻求的是散热通风，因此，消夏水亭的四面门窗一律拆卸下来，形成完全开敞的状态。但是在亭檐下会垂挂一圈竹帘，既围护起亭内的私密空间，又能抵挡日晒，于是，清风携带着荷花与碧叶特有的香气，从四向一起袭入帘隙。隔着帘影，满池的莲荷绽妍摇碧，荷叶间且有鸳鸯、彩鸭容与清波，池周围也是花木葱茏，竹柳相继。

在往昔，莲荷绝非只有观赏性，相反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，从根茎到花须都有食用、药用乃至实用功能：藕与莲子是美味；荷叶在饮食中功能多样，另外，肉店还会用它包生肉，小贩也用它包零食；夏日专用美酒“莲花白”必须靠莲花瓣来酿造，同时花瓣还可以蒸馏香露，风干后在冬季治冻疮，甚至花须都可以油炸成清口小吃，莲心泡茶则助人清热去火……因此，无论南北，一望无际的荷花荡，一如稻田、麦田一样，曾是传统中国处处皆有的风景。明代著名散文家袁宏道写有一篇《荷叶山房消夏记》，展示古人如何享受荷花荡的美妙。

作者的族叔有一方十亩面积的湖池，池中荷叶茂盛，而且非常高大，荷梗能够出水几丈高，一到夏天，满池白莲盛开。袁中道无疑是个策划大师，同时还很实干，他带领众位族弟一起上阵，在水面上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消暑基地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每一位兄弟都监督奴仆架设一座浮桥，这些桥连在一起，便形成了一个轻巧的水上平台。

袁家兄弟便在这座平台上一同搞家族雅集，打发漫长的夏日。奇妙的是，他们是坐卧在高过头的荷叶与荷花之下，也就是说，亭亭荷叶在他们的头顶之上形成一片碧翠的天然顶棚，同时，朵朵白莲花也在高处绽放。一众富家公子便隐身在莲荷的丛林之内，避开日晒与暑气，以美食美酒、吟诗弹琴相娱。因为实在舒服，所以直到入夜之后大家仍然留恋不去，此际，无数莲花静悄悄盛放，荷丛的密林间香气愈加炽烈，让袁宏道不由感叹“殆非人境”——简直不像是处身在世间！

实际上，西湖、南湖这样的公共水域，如果地方官以及乡绅富有公益精神，也都会着意在湖中广植莲荷，因此，夏日划船到水上赏荷，便成了一种流行的消暑方式，继而发展为一项重要民俗。由此，到明清时代，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一个无比美好的新节日，每年阴历的六月二十四日被定为“荷花生日”，雅称“荷诞日”，这一天，男女老幼都要乘船观赏莲花，同时借着

莲荷绝非只有观赏性，相反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。

碧波清风纳凉。阴历六月是荷花最盛的时节，同时莲蓬结实，菱藕上市，这个月份便获得了“荷月”的美名。

据金寄水、周沙尘所著《王府生活实录》一书记载，清代乾隆初年，信郡王福晋（金寄水的六世祖母）雅好词章，从南方请来一位女画家“冷吟居士”，这位女画家把苏州人过荷花生日的风俗介绍给福晋，于是北京的睿王府也引进了这一节日。睿王府内虽无荷塘，但在荷诞日的当天，各个殿堂门外都要摆设红白莲花一盆，室内的花瓶中也要插上莲花与莲叶。这一天所用的餐具均为特制，无一不具莲荷造型，肴馔也全部扣合主题，如荷叶鸡、莲子羹、莲子糕、荷叶粥等等。

为了对付酷热天气，发明出一个荷花生日，用莲花与荷叶的清气来镇凉心境，先人在美化生活方面真是自成套路。☞